

跨國工運圍堵落跑工廠： 論台南企業薩爾瓦多關廠事件中的 勞工三邊聯盟

台灣勞工資訊教育協會（苦勞網）

www.cooloud.org.tw

cooloud@mail2000.com.tw

摘要：

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運作的情形下，資本往往朝向第三世界移動，因為這些地方的勞動力價格相對低廉，且官方提供的勞動權益保障機制鬆散並缺乏落實。此時，對抗跨國資本的利器便是勞工自身也要團結起來。這篇文章以台南企業薩爾瓦多關廠案為例，說明勞工如何利用品牌—代工—生產這樣的供應鏈國際分工結構，在西方國家、新興工業化地區及第三世界三地如何採取不同的行動，來達成勞工的跨國串聯。以及，在目前基層勞工組織的實力仍然薄弱的情形下，這樣的團結模式仍有待克服之處。

關鍵字：

台南企業、成衣業、產業外移、薩爾瓦多、血汗工廠、國際串聯、Just Garments

2006年3月

前言：

2002 年，台商台南企業在薩爾瓦多的投資，因企圖迴避當地勞工組織工會並要求集體協商的訴求而宣布關廠。這件勞資爭議經過跨國工運串聯施壓之後，台南企業承諾重新開啓一家規模較小的成衣廠（從一百人開始），並以勞資共同經營管理的方式營運，這家可說是中美洲地區第一間由工會所有的工廠 **Just Garments**，在 2004 年 4 月具有歷史意義地開工了。

經過整整三年的營運，2007 年 4 月，**Just Garments** 卻宣布關門了。

在內文中我們提到，這件勞資爭議的達成協議，從一開始便受到薩國當地資產階級及國際跨國資本的暗中杯葛，**Just Garments** 成立後仍沒改變，使得這家工廠不容易得到一般的訂單。台南企業承諾的資金及技術投入，並不足以使 **Just Garments** 有能力做完成衣的全製程，另一方面，台南企業最大的品牌客戶 **Gap** 原先答應要持續提供訂單，後又以 **Just Garments** 的製成品質不符合需求為由，以一筆十二萬四千美元的設備改善捐款，取代了原先的訂單承諾。從此，**Just Garments** 得自尋生路。

後來 **Just Garments** 的主要生意來自北美的「無血汗」(sweat-free) 相關品牌成衣訂單，但「無血汗」品牌的成衣市場仍在發展中、而且相當破碎，還是不足以撐起 **Just Garments** 全部成員的生計。於是，**Just Garments** 開始接外包訂單，這些外包訂單所能獲取的利潤當然比客戶直接下的單更少。**Just Garments** 陷入債務纏身的困境，越來越多成員被迫得離開另尋穩定收入的工作，某些不諒解的成員還對 **Just Garments** 提起積欠工資的勞資爭議。

今年 4 月，在付不出租金的情況下，工廠房東強硬鎖上了廠房，**Just Garments** 終於躲不掉關門的結局。在各方團體的協助奔走之下，最近 **Just Garments** 發放了所有成員的積欠工資與資遣費，為 **Just Garments** 劃上一個負責任的句點。**Just Garments** 結束後，工會 **STIT** 繼續以合作社的形式，在工會會所開辦了一個更小規模的成衣工場。

Just Garments 的經驗或許可以給我們若干啓發與反思，例如：

一、以在西方國家向品牌施壓為主要取向的「反血汗工廠運動」(anti-sweatshop campaign)，如果缺乏更進一步地發展生產國勞工的基層組織工作，則在勞資爭議的新聞熱潮消退之後，往往呈現難以繼續向品牌商及代工廠施壓的困境，使得後續的配套工作無法落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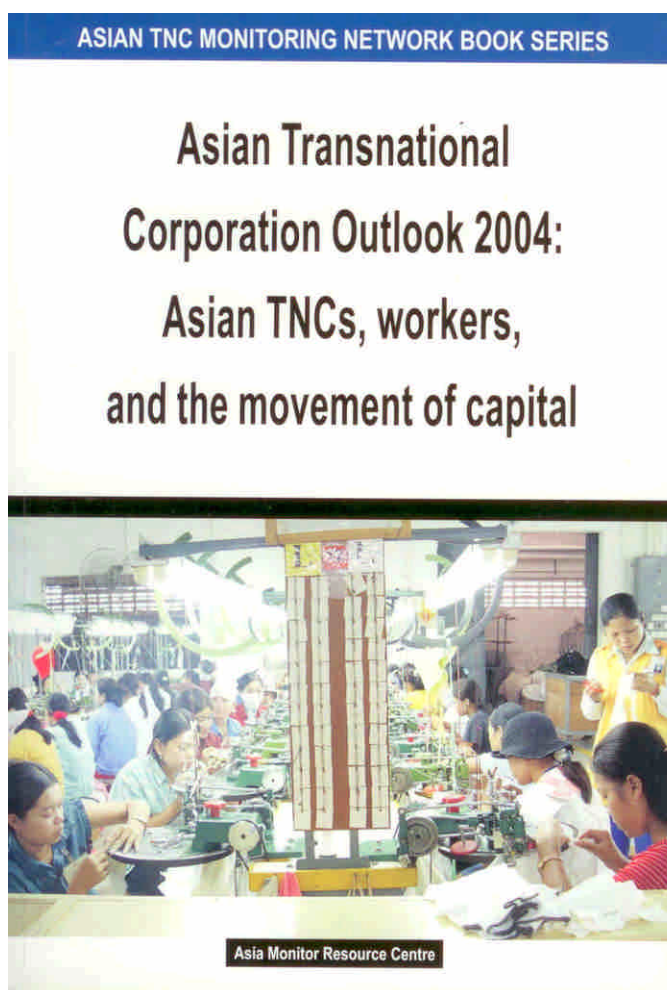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作模式底下，試圖修正利潤導向的「無血汗」品牌或勞工合作社模式，能夠有多少的發展空間？

這些問題需要未來更多的行動與論證來答覆。而這篇前言的用意，還在於向台灣的讀者做個交代，當初向台南企業施壓的行動受到不少支持與關注，現在，我們理應向大家說明這

個事件的階段性總結，即使結局讓人惋惜亦不應迴避。¹所以我們加上前言，在苦勞網 2.0 新版重新發表一次。

本篇報告內文曾經以不同的標題發表於舊版的苦勞網及《批判與再造》²，現在重新改回與英文版標題一致。這篇報告原來直接用英文寫作，是敬仁勞工中心的工作人員所完成，所以英文版最先是敬仁的名義發表³。後來敬仁中心結束運作，國際聯繫工作轉移至苦勞網，以致後來才寫成的中文版是以苦勞的名義發表。

2007 年 11 月



¹ 更詳細的狀況見 US/LEAP 網頁，“Just Garments Closes; Forced to End Efforts as Sweat-free Producer”，2007 年 5 月 15 日發表，<http://usleap.org/node/394>。

² 〈用跨國工運對抗資本的全球化：台南企業薩爾瓦多關廠事件中的勞工三邊聯盟〉，《批判與再造》30 期，2006 年 4 月，頁 23-31。

³ 本文英文版“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gainst Runaway Factories: Labor’s Tri-continental Linkage in the Tainan Enterprises Campaign”，作者 Ching-Jen Labor Health & Safety Service Center，收錄於 *Asia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Outlook 2004: Asian TNCs, Workers, and the Movement of Capital*，頁 355-367，香港 Asia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出版，2005 年。

引言：

2005 年 1 月 1 日對全世界的紡織成衣產業及其勞工來說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，因為規範紡織品國際貿易配額制度的「多邊纖維協定」(Multi-Fibers Arrangement, MFA)就在這天正式成爲歷史。在以「世界貿易組織」(World Trade Organization, WTO)爲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中，據說應該去除一切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，這也就是配額制度被取消的時代背景。配額制度的取消勢將引發產業界的全球佈局重新洗牌，連帶各地勞工的工作權亦面臨衝擊。

在這樣的時間點上，台灣最老牌的財經雜誌之一《天下》，2005 年開春第一期就以台灣成衣代工界「三劍客」之一的台南企業爲封面故事，記者花了近兩個月的時間，隨著台南企業總經理採訪了該公司所有的海外生產據點。可是在長達三十頁的報導之後，我們看到的僅是管理幹部如何地勵精圖治、思索企業的生存與發展，並把 2001 年薩爾瓦多關廠事件導致的勞資爭議，歸因於當時管理幹部的不成熟，缺乏任何來自價值創造者、也就是基層勞工的觀點，來告訴我們勞工爲何抗爭。「台商都如此打拼，台灣政府下一步要做什麼呢？」該期〈編者的話〉如是說⁴。編者彷彿把「產業發展、企業獲利，勞工及民眾就自然能分享成果」這樣的假定視爲理所當然。

我們當然不寄望，一份財經雜誌能夠看到產業發展表像下的勞工真實處境。以下，我們就與你一起分享該事件的前後始末，以及該爭議的跨國串聯經驗可以爲台灣工運提供什麼樣的啓示。

⁴ 《天下雜誌》314 期，2005 年 1 月 1 日，頁 24。

一、故事的背景

在中美洲，不少勞工抗爭甚至是革命起義都是由地震或火山爆發所引起的⁵，我們現在要告訴大家的台南企業事件也不例外。

2001 年一、二月期間，數起強震搖憾了薩爾瓦多的大地，許多建築物倒塌，估計有 1,168 名民眾死亡。但台資的台南企業不准工人回家探視親人的狀況，因為管理階層堅持要維持生產的正常運作，甚至在工廠廠房也遭受損害的情形下，工人們仍然沒有獲得緊急疏散，繼續在危險中工作。更過分的是，事後公司方面向工人募款，表示要一同救濟災民，後來卻是僅以公司的名義對外捐出，讓人對公司的假仁假義感到憤怒。

這個時候，兩位工會代表勇敢挺身而出，代表基層工人公開向公司表達不滿，台南企業的薩爾瓦多勞資爭議案就此拉開序幕。

（一）台南企業作為一家典型的台資企業

台南企業（以下簡稱台南）是台資的成衣代工公司，主要客戶包括 Gap、Ann Taylor、Target 及 Kohl's 等美國的大品牌及大零售商。台南除了在台灣本地之外，還在中國、柬埔寨、印尼等地有設廠⁶，而薩爾瓦多的投資是開始於 2000 年。薩爾瓦多廠位於聖巴托羅（San Bartolo）自由貿易區，那是在薩國首都聖薩爾瓦多市東郊的依羅龐哥（Ilopango）地區，又分為一廠及二廠，在發生爭議的時候，總共約有 1,500 名工人。



圖 1. 聖巴托羅自由貿易區大門

⁵ 近一點的例子，是 2001 年發生在墨西哥的韓資國東株式會社（Kukdong）勞資爭議案，勞工因火山爆發的騷動及對勞動條件的不滿，而開始組織自主工會的抗爭；遠一點的例子，1972 年尼加拉瓜首都地區發生大地震、死傷慘重，國際送來的救濟物資，卻大部分進到貪污腐化的蘇慕薩（Somoza）軍事政權的官僚之私人口袋裡，促發了左派游擊隊的武裝反抗，繼而在 1979 年攻入首都、建立革命政權。

⁶ 從 2004 年開始，台南經由轉投資方式在約旦設廠。

紡織成衣業曾經是台灣最重要的產業，它僱用了最多的勞動人口並賺取了大部分的外匯。但自從 1980 年代以來，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加入外銷導向經濟的行列，這些國家拼命設立加工出口區（EPZ, export processing zone）⁷，招聘大量自農村地區流向製造部門的勞動力。台灣商人利用這個機會開始把工廠外移，以尋求更廉價的勞動力及紡織品貿易配額，這些外移的台商大部分到了中國，其次是東南亞，甚至在中美洲及南部非洲也有一些。

雖然台南是一家股票上市公司（代號 1473），但大部分股份是由楊氏家族成員所掌握，整體運作更像是家族企業。台南位於台灣的工廠不是在鄉間、就是在加工出口區裡面⁸，基本上遠離工運的勢力範圍，受雇勞工多半是中年婦女，儘管過去曾發生若干薪資爭議，台南僱用的本地勞工從沒組成過工會，這也代表著台南的管理階層從沒有與勞工集體協商的經驗。這一項缺陷隨後在薩爾瓦多爭議時顯露出來，那就是說，在台南的管理階層腦子裡，根本沒有勞動三權這回事。

（二）台灣政府在台資外移中美洲的角色

除了台南，尚有十餘家台資企業在薩爾瓦多有投資，其中大部分是成衣廠。這些台商之所以會到中美洲投資，主要是想利用「加勒比海盆地法案」（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, CBI）⁹中紡織品輸美的優惠，以便把產品用更低成本銷售到美國市場。其次，台灣政府是另一個重要角色，因為政府提供了不少優惠，以鼓勵台商企業到中美洲邦交國投資。

台灣在國際社會中僅有少數正式邦交國，這些邦交國大部分集中在中美洲。對台灣政府來說，維持既有的正式外交關係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經濟援助及鼓勵台商到邦交國投資，便成為政府維繫外交關係的籌碼之一。從 1992 年開始，每年總有好幾個台灣的官方訪問團到達中美洲，往往由總統、副總統或行政院長帶領，且訪問團成員中一定有企業界的人物，這無非是幫當地政府在招商投資。台灣政府以此來試圖鞏固彼此間的正式外交關係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寄望台商能分散到中國的投資。

對台灣的外交單位來說，第一要務是與中國政府競爭，為了達到此目的，台灣的外交單位無不與中美洲現任的統治階級維持良好關係，以圖維持既有的外交關係。偏偏這些掌權者通常是保守右翼份子，掌握了社會中的既得利益、而不顧勞工農民等中下階級民眾的生活。所以，一旦台資企業發生勞資爭議，台灣使館無不例外地站在資本家那邊，而不理會來自於勞工的訴求。

⁷ 它們有時被稱為是自由貿易區（FTZ, free trade zone），在拉丁美洲則被稱為 maquiladora。

⁸ 屏東廠位於屏東縣內埔鄉，高青廠位於高雄前鎮加工出口區內（2003 年關廠），只有位於台南縣歸仁鄉的台南廠比較靠近自主工運的影響範圍，但仍然沒有工會。

⁹ 美國國會在 1983 年通過加勒比海經濟振興方案（Caribbean Basin Economic Recovery Act），提供中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區域 24 個國家某些產品進口關稅減免等優惠待遇，包括紡織、成衣、及糖類產品，而這個計劃被稱為 CBI。

（三）台灣的勞工團體

西元 2000 年間，在同是中美洲的尼加拉瓜發生了一場勞資爭議。台資年興紡織廠的尼國勞工組織了工會，並經由團體協商的方式向公司提出加薪等勞動條件改善的訴求，但資方的回應是開除工會幹部及不少會員。在這次爭議期間，台灣若干勞工團體及積極的組織者，共同組成了「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」，參與了國際上聲援尼國勞工的串聯行動¹⁰。

在「台灣聲援尼加拉瓜勞工工作小組」的基礎上，因應擴大參與的需要，隨後大家組成了「關注全球化資訊中心」（以下簡稱「資訊中心」），「資訊中心」基本上是由個人會員組成的，但主要骨幹來自於敬仁勞工安全衛生服務中心、苦勞網、亞太勞動快訊、連結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等從事勞工及環保工作的團體，「資訊中心」主要關切的是國際串聯及全球化現象等議題。

（四）薩爾瓦多的工會

在台灣駐薩國使館介紹的當地律師建議之下，台南一開始進入薩國投資之後，便聯絡了 FENASTARAS 這個總工會到廠內建立工會支部，但 FENASTARAS 這個總工會的路數是在保障資方的利益，他們慣用的手法是向資方要錢來建立一個鬮雞工會，藉以壓抑基層勞工的力量、防止勞工組成自主的工會。

當兩位工會代表，華金（Joaquin Alas Salguero）與盧賓（Ruben Ulises Orellana）代表基層勞工的權益公開向公司提出訴求之後，工會上層並沒有支持他們兩人。但華金與盧賓發現一件有趣的事，因為薩國經過長達 12 年的內戰之後，許多工會都被破壞而停止運作，有一個紡織業工會 STIT 雖然已無人運作，但它仍在勞工部註冊有案。因為登記成立新工會是非常困難的，所以華金與盧賓就以 STIT 的名義，成功在廠內建立了勞工自主建立的工會支部，以與公司的工會對抗。

二、戰鬥的開始

2001 年 2 月 26 日，華金與盧賓被台南解雇，兩人隨即向 Gap 提出申訴，於是台南於 3 月 19 日又承認了雙方的雇傭關係，但不准兩人進入廠區，只是在門口發給兩人薪水。7 月間薩國勞工部承認了 STIT 在台南廠內成立的工會支部，爲了迫使公司讓兩名工會幹部進入廠內，工會於 8 月 26 日發起第一次罷工。10 月 17 日，台南宣布解雇若干工人，特別針對工會成功組織的部門，以作爲打壓工會的警告。

¹⁰ 關於年興紡織在尼加拉瓜的勞資爭議，詳情見：
http://www.catholic.org.tw/cicm/cicm_works/Chingjen/3-01.htm。

在美國總工會（AFL-CIO）及工運團體如「美洲勞工教育計劃」（US/LEAP）等的壓力之下，薩國政府開始介入台南的勞資爭議。11月30日，台南與工會簽署協議承認兩位工會幹部的資格。經過短暫的平靜之後，2002年3月，台南宣布解雇更多工人。同一個月，工會在二廠已經招募到超過總勞工數一半以上的會員，依法可以向資方提起簽訂團體協約的要求。4月5日，台南副董吳道昌宣稱因為品牌商下的訂單不足、薩爾瓦多廠處於虧損狀態，所以在二廠開除更多工人。4月22日這項宣布擴大至一廠。

工會在4月18日向勞工部提出簽訂團體協約的申請，此時工會在二廠的400名工人中已組織了250名會員。第二天，美國總工會及「資訊中心」的代表在台灣與台南的人員進行會晤，台南再次表示薩爾瓦多廠的解雇起因於訂單不足，而且薩國勞工的表現不符管理人員的期待，以致薩爾瓦多廠無法獲利。台南的人員說薩爾瓦多廠將暫時地關閉，一旦接到新的訂單就會重新雇用工人恢復生產。但在台灣報紙的經濟新聞版面上，登出的卻是台南將永久撤出薩國，並已準備把機器運回台灣。

非常重要的消息是，台南的主要客戶都否認有減少訂單給台南，而且在薩國那邊，工會找到證據顯示，台南其實是把訂單外包給其他成衣廠了。台灣的勞工團體亦發現，在台南的財務報表中，台南的營運狀況並沒有虧損的情形¹¹。這種狀況都顯示，台南撤資的作法只是想躲避與薩國勞方集體協商的義務，這種作法在國際上被公認是打壓工會的行為。

（一）薩國工會的抗爭

在台南薩爾瓦多廠完全停止生產之後，勞工們也都失業了，更糟糕的是，自由貿易區內還流傳著一份工會會員的黑名單，使得會員無法在自由貿易區內找到任何工作。這些對工會組織來說都是很嚴苛的考驗，但工會幹部們拒絕了台南提出的資遣費，他們堅苦卓絕地在最嚴峻的情勢下持續與會員的聯繫、並準備反攻。會員們向法院提出勞資爭議的訴訟，成功地限制住台南不得把機器運出自由貿易區外；當地的工運團體如「勞工研究及支援中心」（CEAL）設法找到一些資源來支持抗爭，並協助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聲援團體聯盟。

2002年五一國際勞動節，工會在首都市區發起了一場遊行，以爭取市民大眾對勞工的支持。6月13日是國際串聯聲援行動日，工會在台灣大使館及台南辦公室外面舉行了示威抗議活動，表達他們爭取集體協商權的訴求。

¹¹ 根據台南企業民國九十年年度年報，台南印尼廠該期損益是負的 9,792,000 新台幣，薩爾瓦多廠是負的 101,073,000 新台幣，但同時台南設立在避稅天堂英屬維爾京群島的控股公司卻獲利 378,136,000 新台幣（見該年報第 99 頁）。實際從事生產的工廠虧損，但不從事生產的控股公司卻賺大錢，這使人可合理的懷疑，其損益數字是作帳做出來的結果。



圖 2. STIT 工會發起的抗議台南企業示威遊行

（二）對美國品牌商的施壓

從台南薩爾瓦多廠的爭議一開始，勞工團體這邊便與台南的主要客戶們維持密切地聯繫，尤其是與 Gap、Ann Taylor 及 the Limited。美國總工會的「勞工團結中心」(Solidarity Center) 及「美洲勞工教育計劃」敦促品牌商必須要求台南改正他們違反勞動人權的錯誤，這些施壓動作並不是要品牌商切斷所有訂單，而是要迫使台南尊重勞工的權益。大部分的品牌商同意這項原則，並且告訴台南他們非常關切在薩國的勞資爭議。只有 Ann Taylor 不在意這些事情，所以在國際串聯聲援行動日當天，美國的勞工團體「勞工權利運動」(CLR) 在全美各大城市的 Ann Taylor 連鎖門市外發起了同步抗議活動¹²。

（三）台灣團體的聲援行動

台灣聲援團體的主要任務，是蒐集有關台南企業的資料，並弄清台南負責人的社會背景，以尋求施壓的管道。我們發現台南董事長楊清峰是長老教會中的積極份子，於是我們向教會提出了申訴書，請求教會展開對楊董的事業違反勞動人權的調查，這項舉動動搖了楊董在教會中的地位。

透過網路，我們還在苦勞網上發起了連署，以支持薩國勞工的抗爭，並同時對社會大眾進行反對血汗工廠的宣傳。我們向媒體發布了有關台南薩爾瓦多爭議的報導，以影響台南的股價，並要求台南立即與薩國工會進行協商。在國際串聯聲援行動日當天（台灣時間是 6 月 12 日），「資訊中心」與工會幹部、學生社團等數十人在台南台北辦事處樓下舉行了抗議活動，使得台南在抗議行動之後立即派出代表與「資訊中心」進行溝通。

¹² 詳情見 CLR 的電子報：“Stop Union Busting At Ann Taylor Factory”，CLR Labor Alert posted June 5, 2002, <http://www.clrlabor.org/alerts/2002/stopunionbustingatanntaylorfactoryinternationalcall.html>。



圖 3. 國際串聯聲援行動日，台灣團體在台南企業台北辦事處前抗議

（四）對台南企業的決定性一擊

在國際串聯聲援行動日之後，台南管理階層表達了願意與工會協商的意願，但是他們仍然表示不知從何開始，因為他們以前從沒有與工會協商的經驗。

但情勢的發展沒有給台南太多喘息的機會，經由國際上勞工團體的穿針引線，台南其他國家廠區的勞工也加入了聲援薩國勞工的行列。首先是柬埔寨的一個自主工會 FTUWKC，這個工會在台南柬埔寨廠內有一個支部。FTUWKC 理事長¹³在 6 月 28 日給台南資方的一封公開信上說：

我們想要表達清楚，台南企業薩爾瓦多廠的勞資爭議非但不是單一事件，反而反映了資方對待勞工的總體態度。我們工會在全球化脈絡下，承諾保障柬埔寨勞工的權益，而且我們不會讓資方把我們當工賊使用。作為全球工會運動的一份子，我們將持續參與國際聲援行動，FTUWKC 工會要求台南應該立即在薩爾瓦多復廠。

接著四個印尼自主工會，包括 FSPTSK、FNPBI、GSBI 及 SBSI-GARTEKS 組成了「印尼工會聲援台南企業勞工連線」，在 7 月 10 日聯合發表聲明，對台南資方提出了相同的要求。

台南的管理階層在這兩個國家，向他們僱用的勞工說，一旦薩爾瓦多廠關閉了，訂單就會轉移到柬埔寨及印尼來，那就表示大家有更多的工作可以作。但工會的回應是說：「我們不會讓資方把我們當工賊使用。」情勢的發展使得台南不論從教會、品牌商客戶、勞工團體

¹³ 必須一提的是，這位理事長 Chea Vichea 於 2004 年 1 月 22 日被暗殺身亡，我們在此紀念他。關於他的被刺殺，詳情見 <http://www.cleanclothes.org/urgent/04-01-22.htm>。

及自己僱用的勞工各方都遇到麻煩，各方壓力接踵而來，終於促成了 STIT 與台南在薩國首都的第一輪談判，時為 7 月 11 及 12 日。

三、帝國大反擊：聖薩爾瓦多市的緊張氣氛

為了壯大勞方的聲勢，「國際紡織成衣皮革工聯」(ITGLWF)、「美國紡織成衣工會」(UNITE，後與旅館餐飲工會合併為 UNITE-HERE) 與 NGO 組織如「勞工研究與支援中心」、「美洲勞工教育計劃」、「資訊中心」等都派出代表，在談判前夕來到薩國首都聖薩爾瓦多市。在另外一方，薩國的統治階級則挖空心思，想要派壞這一次的勞資協議。

7 月 5 日，薩國有一家工廠傳出化學氣味、疑似毒物外洩，那是位於「歐洛桂塔自由貿易區」(Olocuita FTZ) 內的新加坡投資「洪氏成衣廠」(Hoon's Apparel，音譯)，這個自由貿易區在從國際機場到首都的公路旁邊。七個小時之後，情況越來越嚴重，工廠經理方才開始疏散工人，總共有 288 名女工因中毒送醫。紅十字會人員在廠內發現氯氣容器破裂導致氣體外洩，而氯氣是一種有毒物質，會引發胃痛、鼻子及喉嚨的不適、嘔吐、暈眩甚至失去知覺等症狀。經過一個週末之後，7 月 8 日星期一，相同的情況再度發生，244 名工人被送醫，環境部的調查員想進入工廠檢查，卻被工廠的私人保全所非法阻攔。

政府的「全國緊急委員會」(COEN) 宣稱，缺乏足夠證據來證明有毒氣外洩，這個事件被歸因為女工的「集體歇斯底里」。這是當女性或小孩集體發生不適時常見的推託藉口。勞工部說不排除這是勞工在集體杯葛工廠的正常運作；自由貿易區雇主組成的「薩爾瓦多成衣業同業公會」(ASIC) 支持上述的「陰謀論」，認定此事件是「對薩爾瓦多勞工的健康、對投資者及對國家的攻擊」。此等對勞工的醜化言論隨即被薩國總統法蘭西斯科·弗羅瑞斯 (Francisco Flores) 所加強，他聲稱此次事件是北美來的工會份子幹的「恐怖攻擊行動」及「犯罪行爲」，意在「摧毀薩國的加工出口事業」。

當地兩家主要報紙都以顯著版面來為上述的「陰謀論」敲邊鼓，《畫報》(La Prensa Grafica) 刊登了華金與盧賓在 7 月 5 日向勞工部提出的申請書之照片，照片上方的大標題是「自由貿易區雇主揭發勞工陰謀」，強烈暗示台南勞資爭議與中毒事件的關聯¹⁴。兩家報紙都刊登出杜撰的煽動性言論，指控前來聲援 STIT 的國際工運份子。例如「國際紡織成衣皮革工聯」的秘書長尼爾·奇爾尼 (Neil Kearney) 在 7 月 9 日抵達薩國，他的名字就被報紙好幾次提到，明白地宣告他應該為勞工的陰謀負責。

當時整個薩國的成衣業部門，不存在任何勞資間的團體協約。STIT 在台南成功地組織會員到達總勞工數一半以上，在薩國工運史上是一個里程碑。但台南的關廠給親資方的勢力一個說辭，說是因為工會勢力太過狂妄才會使得外資撤資、工人失去工作。相反地，如果勞

¹⁴ 在薩國內戰的時代，報紙以這樣的方式處理新聞，通常意味著，兩人已經上了右翼軍方的暗殺黑名單。

方這邊能迫使台南重新復廠，那就表示著工會不只能爭取勞動條件的提升，還同時能兼顧保障工作權，這對工會來說是極佳的宣傳。就是基於這樣的緣由，薩國統治階級並不樂於看見勞資之間的和解，而處心積慮要阻止此次的勞資談判達成協議。¹⁵

期間，談判的會議主持人尼爾·奇爾尼和美國的工會代表向薩國政府提出嚴正抗議，因為薩國官方把工運人士抹黑為「恐怖份子」。勞方成功地擋住來自於統治階級的種種醜化攻擊，讓談判得以如期進行。台南管理階層對他們的管理缺失與關廠表達歉意，但仍然不能接受勞方的訴求。台南無意再回到薩國設廠，他們傾向於給勞工一筆補償金就算責任已了，他們難以理解勞工要的是工作權與工會，而並非只是錢。

四、勞工的反攻

最後，第一輪談判並未達成具體協議，但它開啓了雙方溝通的管道。四個月之後，第二輪談判在 11 月 21 日舉行。STIT 秘書長華金與台南副董吳道昌在美國舊金山正式簽署協議，台南承諾為前薩爾瓦多廠勞工設立一個新廠，並為上了黑名單的工會會員撥出一筆補償基金。新廠的董事會由工會與台南各推一人組成，但廠內的實際營運交給工會主持。這個新廠將從 100 名工人的規模開始，然後視往後的發展來擴大營運。台南答應會提供前六個月的薪水給新廠勞工。

這個新廠命名為 Just Garments¹⁶，Just 代表著正義（justice）、指還給勞工一個正義。它是我們所知中美洲地區第一個由工會自主營運的工廠，另外，為了確保新廠能夠永續經營，國際的支援團體還說服了 Gap 等品牌商，使他們答應提供持續性的訂單給這個新廠。

薩爾瓦多反動的統治階級並未就此放過騷擾工會的機會，地主們的杯葛使得新廠無法在自由貿易區內租得廠房，當新廠於貿易區外找到一個適合的地點時，貿易部又在程序上拖延原有的機器從貿易區內運至新廠房的程序，一直到 2003 年的 8 月。

因為與品牌商的交涉及生產技術上的支援問題，又花了新廠八個月時間。2004 年 4 月 19 日，「美國紡織成衣工會」會同 Gap 在舊金山召開記者會，宣布新廠開始營運¹⁷。我們可以說，台南企業薩爾瓦多勞資爭議案至此落幕，從台南宣布關廠開始，已過了兩年的光景。

¹⁵ 關於談判前夕的整個政治氣氛，請見教會團體 CRISPAZ 的報導：“SCANDAL OVER MASS POISONING IN MAQUILA”，CRISPAZ electronic newsletter July 19, 2002, by Miranda R. Buffam & Jeanne Marie Ridders, <http://www.crispaz.org/news/list/2002/0719.htm>。

¹⁶ Just Garments 設立了自己的網頁：http://www.justgarments.net/INGLES/TODO_ING.HTM。
Just Garments 與 CRISPAZ 及 No Sweat Apparel 合作，有網上購物的服務，歡迎大家選購：
<http://www.storesonline.com/site/482759/page/408950>；
http://www.nosweatapparel.com/miva/merchant.mvc?Screen=CTGY&Category_Code=CASUAL。

¹⁷ 見舊金山紀事報的報導：“Gap Inc. agrees to union factory Retailer to help displaced workers at El Salvador plant”，*San Francisco Chronicle*, Apr 20, 2004, by Jenny Strasburg, <http://www.sfgate.com/cgi-bin/article.cgi?f=/c/a/2004/04/20/BUG7J67JFO1.DTL>。

五、從台南事件得到的啓發

（一）不只是訴諸悲情

在許多血汗工廠的案例中，通常人們會把焦點集中在童工、低工資、長工時、強迫加班、性騷擾及工傷等議題，我們相信這些狀況也都在薩爾瓦多發生，而且很可能就是台南薩國廠勞工之所以組織工會的緣由。但在台南案中，工會並不只是訴諸悲情，當台南資方試圖以補償費來代替復廠時，工會拒絕了，因為工會相信，提升勞動條件與保障工作權是一體的兩面、應該同時並存的。

（二）國際串聯中的三邊勞工聯盟

當我們談到全球生產鏈時，它是由第三世界國家中的生產基地、新興工業國中的代工研發企業，與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大品牌商所構成的。因此，當我們試圖發動反血汗工廠運動時，我們也必須同時在第三世界國家組織生產線上的勞工、在新興工業國中打擊代工廠商的弱點，並在西方世界對品牌商施加壓力，這樣整條戰線才能發揮最大的力量。台南事件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。

（三）使一國勞工與全世界接軌

我們相信，在整個抗爭過程中，最重要的角色仍然是生產線上的基層勞工組織工作。因為勞動力是生產過程中必要的元素，對雇主來說（尤其是對訂單交期短促的成衣業來說），最怕的就是勞工怠工甚至罷工、生產無法順暢運作。如果工作現場缺乏有組織的勞工力量，任何消費者抵制運動都無法單獨達到效果。另外，在台南事件中，國際工運組織者成功地使薩國勞工與柬埔寨及印尼工會串聯起來，這對台南資方造成相當大的壓力，並在重要關頭促使資方低頭。勞工的國際串聯其實可以發揮比消費者導向運動更大的力量。

（四）抗爭的策略

當組織者試圖發動一次反對血汗工廠運動時，該怎麼選擇首要打擊的目標？勞動條件最糟的工廠？針對特定品牌商？最主要的代工廠？這些都是可能的策略。但從組織勞工的角度來說，最佳的目標在已經建立一定的基層勞工組織、有足夠的本地及國際支持網絡，並有潛力擴展勞工組織的地方。就以台南案來說，國際勞工串聯迫使台南開了新廠，這不只是工會得以存續下去，而且 **Just Garments** 的勞工還成爲工會的先鋒隊，使得工會有機會在自由貿易區內外繼續經營擴大組織。

六、下一步可以怎麼作：組織未組織的勞工／跨國企業內的協同性集體協商

雖然 STIT 在抗爭期間，與台南在柬埔寨及印尼的勞工成功地串聯起來，但如此的國際串聯是經由工運團體所促成的，而非這些工會本身，當然，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語言不同造成的交流溝通困難。如果勞資爭議僵持下去，柬埔寨及印尼的工會能夠持續動員多少力量來支援薩國的勞工；柬埔寨及印尼工會的基層會員們，對於國際串聯的意義有多深刻的體會？對於這些問題我們無法有明確的答案，但我們相信，這些是國際串聯工作在未來所必須面對的問題。

另外，台南在台灣及中國的工人尚未組織起來成為工會，使得他們在此次的抗爭中缺席，如果他們能夠參與此次國際串聯，相信薩國勞工在抗爭中會更有力量。這對往後的反對血汗工廠運動也是一樣的道理，如果勞方團體能夠在同一家跨國企業中動員到不同國家廠區的勞工，則勞工的訴求就會有較大的實現機會。這些並非一蹴可成，在發動抗爭之前必須先做一些經營串聯的工作。

如果有些廠區的勞工尚未被組織起來，則抗爭事件也是一個好的機會去組織這些尚未組織的勞工。對台灣的勞工團體來說，我們必須要檢討的是，在抗爭初期並沒有好好佈置準備，以致放過了趁機組織台南台灣廠工人的機會。一旦同一家跨國企業中的不同廠區勞工都被組織起來了，那下一步就可以是協同性的集體協商，這樣，不同地區的勞工團結起來以合作對抗競爭，方能共同反抗因全球化而不斷「向下沉淪」的勞動條件及工作權保障！

附錄：團體縮寫及全名對照表

AFL-CIO=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
(美國總工會)

ASIC= Salvadoran Cloth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(薩爾瓦多成衣業同業公會)

CEAL= Centro de Estudios y Apoyo Laboral/ Center for Labour Studies and Support
(勞工研究及支援中心)

CLR= Campaign for Labor Rights (勞工權利運動)

COEN= Comité de Emergencia Nacional/ National Emergency Committee
(全國緊急委員會)

FENASTRAS= Federación Nacional Sindical de Trabajadores Salvadoreños/ National
Trade Union Federation of Salvadorian Workers

FNPBI= National Front for Indonesian Workers Struggle

FSPTSK= The Federation of Garment, Textile and Leather Trade Unions

FTUWKC= Free Trade Union of Workers of the Kingdom of Cambodia

GSBI= The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t Unions

ITGLWF= International Textile, Garment and Leather Workers' Federation
(國際紡織成衣皮革工聯)

SBSI GARTEKS= The Indonesian Prosperity Trade Union –Garment and Textile

Solidarity Center= Americ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, AFL-CIO
(美國總工會勞工團結中心)

STIT= Sindicato de Trabajadores de la Industria Textiles/ Industrial Union of Textile
Workers

UNITE= Union of Needletrades, Industrial and Textile Employees (美國紡織成衣工會)

US/LEAP= U.S./Labor Education in the Americas Project (美洲勞工教育計劃)